

<<笨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笨花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6474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6478

出版时间：2009-4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铁凝

页数：49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笨花>>

内容概要

《笨花》著名作家铁凝，一书截取了清末民初至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近五十年的历史断面，以冀中平原的一个叫笨花的小乡村的生活为蓝本，以向氏家族为主线，用现实主义的手法，将那段历史巧妙地融于“凡人凡事”之中。

轻灵的笨花身上，寄托的是笨花村人实实在在的日子、生活，以及他们祖祖辈辈的希望与前景。

作者描写了笨花村独具个性的男男女女群像，以此来折射横跨半个世纪中国农村、社会乃至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世事变迁。

整部小说厚重、浓郁、大气。

作者简介

铁凝，女，祖籍河北赵县，1957年9月出生于北京，当代作家，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，河北师范大学、上海大学、河北大学兼职教授，中共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。

铁凝的父亲是著名画家铁扬。

1957 - 1975出生于北京，后在古城保定度过了童年和少年；1975 - 1979高中毕业后到保定博野县农村插队知青；1979 - 1984保定文联《花山》杂志任小说编辑；1984 - 1996河北省作家协会专事创作、河北省文联副主席；1996 - 2006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；2006 -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。

中共十六届、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。

中共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大代表。

代表作：《哦，香雪》，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、《六月的话题》；《玫瑰门》、《大浴女》、《笨花》等。

<<笨花>>

章节摘录

这家姓一个很少见的复姓——西贝。因为这姓氏的少见，村人称呼起来反而觉得格外上口。这村名叫笨花，笨花人称这家为西贝家。

西贝家的院子窄长，被南邻居向家高高的后山墙影罩，向家的表砖墙便成了西贝家的一面院墙。于是村人对西贝家的院子也有了歇后语：西贝家的院子——一面儿哩(理)，用来形容人在讲理时只说一面之词。

站在向家房上往下看，西贝家的院子像条狭长的胡同，房门也自朝一面开着。

受了两棵大槐树的笼罩，院子显得十分严谨。

吃饭时，西贝家的人同时出现在这狭长的“胡同”里，坐在各自的房门口一字排开。

他们是：最年长的主人鳏夫西贝牛；西贝牛的大儿子西贝大治；二儿子西贝小治，以及他们的妻室。

再排开去是西贝家的第三代：长孙西贝时令，长孙女西贝梅阁，以及最小的孙子残疾人西贝二片。

西贝家的第三代均为长子大治所生，小治无子女。

这个次序的排列，从来有条不紊。

他们或蹲或坐在各自的位置，用筷子仔细打捞着碗中的饭食。

西贝家的饭食在村里属中上，碗中米、面常杂以瓜薯，却很少亏空。

大概正是这个原因，西贝家进餐一向是封闭式的，他们不在街上招摇，不似他人，习惯把饭端到街上去，蹲在当街一边聊天一边喝着那寡淡的稀粥。

西贝牛主张活得谨慎。

对西贝牛这个做人的主张，西贝全家没有人去冒失着冲破。

西贝牛矮个子瘪嘴，冬天斜披着一件紫花大袄，大袄罩住贴身的一件紫花短袄，一条粗布“襟包”紧勒住腰，使他看上去格外暖和，站在当街更显出西贝家生活的殷实。

即使在夏天，西贝牛的紫花汗褂，纽扣也严紧。

西贝牛外号大粪牛，这外号的获得，源于西贝牛的耕作观。

西贝牛种田，最重视的莫过于肥料——粪，而粪又以人粪为贵。

人粪被称为大粪，全家人也极尊重大粪牛的意见，遗失时不是自家茅房就是自家田地，从不遗在他处。

由于施肥得当，水也跟得上，西贝家的庄稼便优于全村了。

当然，西贝牛的耕作秘密还不仅如此，他的耕锄、浇水规律可谓自成体系。

这样，在西贝家耕作的不多田亩里，就收获了足以维持碗中餐的粮食和瓜菜。

碗中餐丰裕了，大粪牛站在当街便可以俯视全村了。

大粪牛的眼光是高傲的，他对村人在耕作上的弊病，历来是心中有数。

其中最使他怜惜的是南邻居向家的耕作态势。

向家虽然院墙高大，土地广阔，处事讲究时尚，有时还显超前，但对土地却懈怠，全家人常忙于自己，置土地于不顾。

对此，大粪牛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，并不开口或批评或建议，大粪牛是一位缄默的庄稼人。

西贝牛的大儿子西贝大治，长相不似西贝牛，他体格高大，头部却明显偏小，前倾的脖子，赤红的双颊，使人想到火鸡。

当地人把火鸡叫做变鸡，变鸡不在家中饲养，那是闹市上卖野药的帐篷里的观赏物。

那时卖药人在篷中摆张方桌，方桌上罩块蓝洋布，火鸡便站在蓝洋布上实施着脸色的变化，忽红忽绿。

火鸡是帐篷的中心，卖药人站在火鸡旁边喊着：“腰疼腿疼不算病，咳嗽喘管保险……”火鸡是个稀罕，这个稀罕俯视着患者，给患者以信心。

大治的脸像火鸡，行动也像火鸡，走路时两条长腿带动起滚圆的身子，一颠一颠。

但他不笨，会使牲口，西贝牛的诸多种田方案，主要靠他实施。

西贝大治冬天也披一件紫花大袄，但里面不再套短棉袄，而是一件浸着油泥的白粗布汗褂，突出的肚

<<笨花>>

子把汗褂绷得很紧。

大治会使牲口，还会喂牲口，家里的一匹黑骡子，让他喂养得比高血马还壮大。

这骡子十分温顺、勤勉，完成各种差事常常一溜小跑。

它拉水车，水车便有超常的转速，丰沛的水在垄沟里汹涌。

而南邻向家浇地时，两挂水车的水势汇在一条垄沟里，水仍然是萎靡不振。

大治相貌不似父亲，但做派像，也是少言寡语，遇事心中有数。

和乡亲对话时，常操着一副公鸭嗓儿做些敷衍，用最简单的回答方式，应付着对方复杂的问话。

你说，今年雨水大晴天少，庄稼都长了腻虫，快晴天吧。

大治准敷衍着说：“嗯。

”你说，今年不下雨，旱得庄稼都“火龙”了，快阴天吧。

大治准也说：“嗯。

”那声儿就像鸭叫。

大治的兄弟小治，性格和长相与父兄都不同，他中等个儿，梆子买，一双眼睛看上去有点斜视，但视力超常。

小治种田显得随意，像个戏台上的票友，挂牌出场、摘牌下场任其自愿。

处事谨慎的西贝牛，却不过多计较小儿子的劳作态度，于是小治就发展了另外的兴趣，他打兔子，且是这一方的名枪手。

打兔子的枪手们，虽然都是把枪口对准兔子瞄准射击，却又有严格的技术差别和道德规范，即：打“卧儿”不打“跑儿”，打“跑儿”不打“卧儿”。

“卧儿”指的是正在安生着的兔子；“跑儿”是指奔跑着的兔子。

这个严格的界限似联系着他们的技法表演，也联系着他们的自尊。

小治是打“跑儿”的。

深秋和冬天，大庄稼被放倒了，田地裸露出本色。

打兔子的人出动了，他们肩荷长筒火枪，腰系火药葫芦和铁砂袋，大踏步地在田野里开始寻找。

这时，也是兔子们最慌张的时候——少了庄稼它们也就少了藏身之地。

它们开始无目的地四处奔跑。

惟一使它们感到少许安慰的，是它们灰黄的毛色和这一方的土地相仿。

于是在一些兔子奔跑的时候，另一些兔子则卧进黄土地里碗大、盆大的土窝，获取着喘息的机会。

这样就有了“跑儿”和“卧儿”之分。

小治在秋后的田野里大踏步地寻找，他那双看似望天的斜视眼，却能准确地扫视到百米之外奔跑着的离弦箭似的兔子。

有“跑儿”出现了，小治立时把枪端平，以自己的身体为轴心开始旋转着去瞄准猎物。

当枪声响起时，就见百米之外的猎物猛然跃身一跳栽入黄土。

这时，成功的小治并不急于去捡远处的猎物，他先是点起烟锅儿抽烟。

他一边抽着烟，一边四处张望，他是在研究，四周有没有观赏他“表演”的人。

枪响时，总能吸引个把观赏者。

当小治终于发现有人正站住脚观赏他的枪法时，才在枪托上磕掉烟灰，荷起猎枪，带着几分不经意的得意，大步走向已经毙命的猎物。

他弯腰捡起尚在绵软中的毛皮沾着鲜血的兔子，从腰里拽出根麻绳，将兔子后腿绑紧，再把它挂上枪口，冲着远处的观赏者搭讪两句什么，竭力显出一派轻松和自在。

黄昏时小治还家，总有两三只“跑儿”垂吊在他的枪筒上，此时“跑儿”们身上的鲜血已被野风吹成铁锈色，身子也变得硬挺。

小治还家了，终日安静着的西贝家常会在这时传出一片喧闹。

这喧闹不是为了小治的胜利归来而欢呼，那是小治的内人——位平时在西贝家不显山水的女人在房顶上的叫骂，她面朝东北，很有所指地骂起来。

她在骂一个女人，大意是说，小治本应该有多一只兔子带回家的，现在却少了一只，那少了一只的兔子是小治路过村北的小街套儿坊时，隔墙扔给了一个名叫大花瓣儿的寡妇，这寡妇常年吃着小治的兔

<<笨花>>

子，和小治靠着。

这大花瓣儿便住在笨花村“阴山背后”、面朝野外的套儿坊。

小治内人的骂，先是指桑骂槐式的旁敲侧击，到最后则变成单刀直入且加重语气的破口大骂。

她骂那女人——大花瓣儿，因为两腿之间抹了香油，男人们才顺着香味儿奔进她家。

她说，吃小治的死兔子不如让小治给逮一只活兔子，活兔子那物件儿尖，性也大，专治浪不够的女人

。最后她常用号啕大哭结束这场无人还击的叫骂。

也只在哭声从房顶上传下来时，作为一家之主的西贝牛才站在当院开始发话。

他冲着房顶上喊：“想叫街哟，你！

还不滚下来添锅做饭！

”果然，西贝牛的吼声使房上的哭声戛然而止。

少时，西贝家的风箱响起来，烟囱里的炊烟升起来……小治的内人是务厨的主力，而也称做大嫂的大治的内人只是个帮厨的角色。

当月亮升起来，西贝一家又在各自屋门口事字排开吃饭时，院里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。

一家人只呼呼地喝着碗里的粥，就着堆在碗边以内的一小撮咸菜。

小治枪口上的猎物并不是他们全家的吃食，两只兔子（或一只）仍然吊在枪口上，第二天小治将要到集上卖掉兔子换回枪药和铁砂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